

安

中国人的百年幸福梦想

长篇小说

A N J U

居

江俊涛 /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九江学院图书馆



1464886

1470974

安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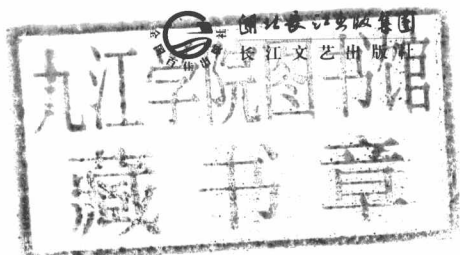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的百年梦想

长篇小说

江俊涛 / 著



I247.5 / 25196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居/江俊涛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5

ISBN 978-7-5354-4901-6

I. 安… II. 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4993 号

责任编辑:高毫林 钱 刚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大象设计

责任印制:左 怡 包秀洋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64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 印张:24.625 插页:1

版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09 千字

定价:3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许多年后人们发现，钱瑞莲的一生与一座老房子密切相关。

是的，作为青石桥镇上的老寿星，钱瑞莲的命运随着老房子的变迁而跌宕起伏，幸福指数也随着老房子的变迁而忽高忽低。

其实，小镇人家的命运大都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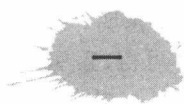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看青石桥街，你就会看到街道两旁有两排老式房屋，青砖黑瓦上长满了苔癣和蕨草，坚硬的石板也被脚步打磨得光滑平整。

老人们说，这就是小镇的历史。

在这些青砖黑瓦中，有一座历经沧桑的深宅大院格外显眼。远远望去，就像一只巨大的乌龟一样盘踞在青石桥街，高大的门楼是嘴巴，两边的望窗是眼睛，正从容淡定地观望着人间万象。

这就是与钱瑞莲相守百年的那座老房子。

要是把这段历史用几句精炼的语言来概括，应该首推莲心庵住持慧远师太所作的一首诗：风风雨雨百年间，非非是是万万千；有人若问天下事，青石桥畔白玉兰。



好了，作者开始为你讲述。

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秋天，钱瑞莲两岁生日过后，她的爷爷，钱记酱园的钱老掌柜，买下青石桥街临河处最好的一块地皮，请回龙观住持王道士看了风水，准备兴建一座大宅院。挖地脚的时候，居然挖出了一只乌龟。

在一旁看热闹的曲老掌柜说，这是一个吉兆，快请王道士来。

年轻木匠范成奎急忙前去禀告舅舅王道士。王道士带着徒弟刘宝贵来到现场，抓起乌龟看了又看，只见它神态自若，举止稳健，于是就说：贫道早就说过，这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在这里盖房子定能家业兴旺，儿孙满堂；这房子也将百年不倒。

众人一起点头称是，钱老掌柜更是神采飞扬，面向众人抱拳施礼。

王道士却转身欲走，钱老掌柜急忙追上去，从宽大的长袖袖子里摸出三块银元塞到他手里，说：道长，请再指点一下。王道士回头看了看钱老掌柜，眯着眼睛说了一句：房不离龟，龟不离房。钱老掌柜听得云里雾里，想请他再详细解释一下，他却转身飘然而去。

钱老掌柜记住了王道士的话。房子建好后，他专门在花坛旁砌了一个水池，把乌龟养在里面，每日给它好吃好喝。说来的确灵验，此后钱家生意越做越大，生产的豆瓣酱、大头菜等供不应求，甚至整船整船地沿汉江顺流而下销往汉口，回来时再带回布匹、煤油、火柴、红糖等各种日用品，



几年间赚了不少钱。

钱家生意越做越大，这让众人十分羡慕，其中就包括曲老掌柜。其实，那曲家也是大户，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桐油行，一个布匹行，还有一个粮行；另外在乡下还有一百多亩田产，且都租给乡下人种，到时候只管收租子就行了，这也是青石桥镇上半商半农人家的传统，所以家产并不比钱家少。

但是，曲家这些年家业并没有多大起色，曲老掌柜归结为自家房子的风水不好，所以每次从钱家房子前经过的时候，总要驻足观望一会儿。羡慕之余，他决定翻修自家房子，并于两年后的春天正式开工。

范成奎本来不在曲荣进的邀请之列，因为曲范两个家族素来不和。但是，人手不够，师兄硬把范成奎叫了过去，抹不开面子，他只好去了。然而，就在给曲家翻修房子期间，范成奎声称肚子疼，于是弯着腰向曲家告假，回家后就不再去。

后来，范成奎突然富有起来，计划先置下二十亩田地，再盖一座气派的房子。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舅舅听，王道士眯着眼睛瞅了瞅外甥，沉吟一会儿说，成奎呀，不义之财不可得，盖房容易守房难。

范成奎惊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难道舅舅晓得这钱的来历？正想着咋回答时，又听舅舅说，田地好买屋难盖。好房万金难求，盖房不如买房。

范成奎心里放松了许多，问舅舅哪有现成的房子卖呀？

王道士捋着胡须说，命里该有总是有，命里没有莫强求。属于你的早晚来，再耐心等两年吧。

范成奎茫然地看着舅舅。

王道士喝了一口茶水，指了指钱家的房子说，机会很快就要来了。

范成奎惊讶地问，你是说……那房子？要是人家不肯卖咋办？

王道士拉过范成奎，对他耳语一番。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钱老掌柜的大儿子回襄阳任职，就在城内买下一座院落，把全家都接来住。钱老掌柜想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儿子手里有枪有权，跟着他或许是安全的，于是就举家迁往襄阳城，继续开他的钱记酱园。可是，走的时候宝贝乌龟却找不到了。

钱家搬走后，许多人想买下他家已经空闲的房子。已开始主持家政的曲家大儿子曲荣进接连到襄阳去了三次，却都无功而返，回来不久就听说房子被范成奎买去。

那天，遭到钱老掌柜的拒绝后，范成奎不动声色地问：钱大伯，听说你家乌龟丢了？钱老掌柜点点头。范成奎说：你们搬家那天，附近一个农民

在你家门口捡到了一只乌龟。钱老掌柜急问：是谁捡到了？范成奎微微一笑：我可以给你要回来，只是这房子……？钱老掌柜回答：房子好说，反正卖给谁都是卖。

两人随后立下了房契。范成奎以不低的价格买下了钱家的房子，转手把自己家的几间瓦房卖掉；他也依照约定将乌龟送还给钱老掌柜。只是，这只乌龟并不是原来的那只，是范成奎花高价雇请渔民在河里捉的。原来的那只，还躺在范家的墙角睡觉哩。

范成奎买下钱家的院落，这个消息让青石桥街上的人们吃惊了好一阵子。曲荣进不甘心让那座大宅院落入他人之手，于是找到范成奎，提出愿意再加些钱从范家手里转买下房子。

范成奎笑着问，曲掌柜，你打算再加多少呀？

曲荣进说，再加两百块银元，行不行？

范成奎摇了摇头，说，我范家不缺这几个钱。

曲荣进问，那，你说多少？

范成奎眯着眼睛看着曲荣进。在他的记忆中，曲家这还是第一次来求范家，也是第一次用这种语气来跟他说话，他感到极大的满足，又想到过去曲家对范家的种种欺辱，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报复的冲动，于是伸出两个手指，说，你出双倍的价钱，我就卖给你。

曲荣进一声惊叫，两倍？这么高？

范成奎不屑地说，出不起价就免谈。

曲荣进压住心头的火气，说，范掌柜，不是我出不起，而是你这个价太离谱。买卖讲究公平合理，价格公道，你喊这么高的价，成心不想卖么。

范成奎慢悠悠地说，曲掌柜，跟你说实话吧，这房子我还真舍不得卖。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才答应下来；要是换了别人，出三倍的价我都不卖。

曲荣进又问，价格就没有商量余地了？

范成奎回答，就这么多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

曲荣进耐住性子问，你这不是成心故意么？

范成奎却不耐烦地说，爱买就买，不买拉倒。

曲荣进终于忍不住了，你，你这跟抢劫有啥区别？

一句话说到了范成奎心里最敏感的地方，他有一种被人看穿心思的感觉，于是就拉下脸说，谁抢劫啦？说话要有依据，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那么个大活人咋就不会说人话？别以为你家有钱啥都能买到。

曲荣进心里的火气也升了起来，他要借这个机会再次羞辱一下眼前这个木匠，于是忿忿地说，范成奎，你凭啥买这么好的房子？你家的钱财就是来路不明。有账算不折，有本事你把账本拿出来在太阳下晒一晒。



范成奎回敬道，这是我范家的事儿，与你尿相干？

曲家管家一看这阵势，心想买卖本是双方自愿的事儿，不能一厢情愿，东家今天跟范家谈不拢，一气之下大发雷霆显然站不住理，于是急忙把曲荣进拉走了。

走在路上，曲荣进还气鼓鼓地说，总有一天老子要出这口气。

卖掉房子，钱老掌柜一家就在襄阳城内定居下来。毫无疑问，钱家成了青石桥镇上最显赫的家族，成为小镇居民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。然而，仅仅过了五年，钱家竟然衰落下来。

民国七年一月，北洋政府军吴佩孚部进剿襄阳道，护法军战败，钱老掌柜的大儿子拒绝投降，被枪毙后悬尸于城门。另两个儿子为了替哥哥报仇，于某天夜晚潜入北洋政府军驻地，刺杀了一个头目，可两人却没能逃脱。此事殃及钱家，一家十二口被杀害，家产被掠走，房屋被烧毁。

不幸中也有万幸。那天钱瑞莲和妈妈一起回老家，侥幸躲过了这一劫。可是，失去了生活的依靠，钱瑞莲和妈妈只好在老家钱家寨安顿下来。后来在媒婆的撮合下，妈妈改嫁给了同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。

从此以后，钱瑞莲富足安逸的少女时代一去不返。她不再是钱家的大小姐了，不能每天被佣人接送到私塾去念书了，不能再住高高大大气气派派的房子了。她是钱家寨一个小小的村姑，每天薅草、砍柴、放牛，闲暇时就和同伴们聚在一起纳鞋垫或者玩抓子、踢毽子这样的乡村游戏。

巨大的生活反差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一次陪妈妈上街，走在坚硬的石板路上，钱瑞莲远远看见那座高大的房子，那座原来姓钱而今姓范的房子，那里曾见证了钱瑞莲快乐的童年时光。在高大的门楼前面，她看见妈妈脸色苍白，神情恍惚。年少的钱瑞莲虽然不能完全明白，但她隐隐约约地意识到，妈妈一定是为了那座房子。

那天的情景深深地刻在钱瑞莲的脑海中。

钱瑞莲渐渐长大，伴随着她的成长，一些事情也悄然发生变化。

这年夏天，范家大儿媳妇死于难产。男婴存活下来后被全家人视若珍宝。孩子周岁那天，按当地习俗，家人在他脖子上挂上两个长命锁，都是银质的，一个正面刻着“长”字，另一个刻着“寿”字，背面都有一个“范”字。

第三年夏天，范成奎开始为大儿子范新传张罗再婚的事儿，他把目光首先锁定在青石桥街那些未婚的姑娘身上。然而，由于范家是新出现的暴发户，小镇的上流圈子总觉得范家的钱财来路不明，没有人愿意和范家结亲。

就在范成奎托人四处打听的时候，一个人也在暗中注意着范新传，这

人就是钱瑞莲。十九岁的她已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，皮肤白皙，面色红润，眼角眉梢都是青春。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，模样那是相当的好看。

家里给钱瑞莲看了好几户人家，但姑娘总是不同意。尽管她频繁地出现在小伙子的春梦中，可这不过是单相思，人家瑞莲姑娘眼光高着哩。妈妈在襄阳城里开了眼界，且受了文明风气的影响，甚至懂得了自由恋爱这样的新潮词汇，加上心疼女儿，所以即便女儿面临“剩女”的危险，也并未强求。

春天，钱瑞莲和同村的几个女人一起上街赶集。路过范家大院时，一个大姐说：你们瞧，这就是范家，好气派的房子！一个婶婶接过话头说：是呀，听说这是镇上最好的房子，范家咋就这么有钱？一个大嫂脱口而出：听说当年这是钱家的房子。另一个赶紧拉了拉她的衣服，用手指了指钱瑞莲。

钱瑞莲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范家屋顶，屋顶上掠过一群飞鸟，一路欢叫着落在街口的槐树上。这时，范家大门打开了，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，短袍马褂，十分干练。有女人说：瞧，他就是范家大少爷，听说跟他伯伯学了一手好手艺，为人也很实在。又有女人很随意地说：听说范家大少爷前年刚死了老婆，正在找人填房哩，不晓得哪家的姑娘会这么幸运……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钱瑞莲把后面这句话记在了心上，也把范新传的长相记在了心上。接下来，她暗暗在心里做了比较，范家的房子比继父家的不晓得要好多少倍。房子虽说只是个壳壳，可没有这个壳壳和有这个壳壳却是大不一样的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她作出了一个决定。

边走边想心事，渐渐就掉在后面了。一个嫂子回头大声说，瑞莲，快走呀，你生怕踩死蚂蚁呀？钱瑞莲忽然醒悟过来，加快了步伐。一会儿又忍不住想，不晓得范家大少爷找到填房的人没有？他的标准是啥样的？自己符不符合人家的标准？想到这里只觉得脸颊发烫，于是低头疾走。

当天晚上，钱瑞莲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范家大少爷和那座房子已在她心里扎了根。她要慢慢接近自己的目标，可途径在哪里？她苦苦思索着。

槐花飘香的季节，钱瑞莲拎着一个竹篮来到街上，里面用纸包着一些槐花。心不在焉地逛了一圈，然后来到范家大院门口。大门紧闭，旁边的两只石狮子冷冷地注视着她。她心跳得很快，好像要蹦出来一样。

等了很久，大门终于打开了，可走出的却是一个老女人。钱瑞莲失望极了，急忙低下头，装作路过的样子掩面而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还是不甘心，



重又返回来。

快到中午时，一个人走进了青石桥街，径直往范家走去。那身影，那步伐，正是钱瑞莲所期盼的。她急忙迎上去，仍然装作路过的样子站到范新传面前，轻轻地问，大少爷，新鲜的槐花，你要不要？

一阵温软的话语在耳边响起。范新传愣了一下，定睛一瞧，原来是一个姑娘拦住去路。眼前的姑娘身着蓝布印花衣裤，衣服用米汤水浆洗得又硬又干净；身材苗条，皮肤白皙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好像会说话一样；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腰间颤动。

范新传问，你是？

姑娘大胆地看着他，说，大少爷，我……我叫钱瑞莲，家住钱家寨，今天来街上赶集，刚好遇见你。这些是从我家槐树上新摘的槐花，兑些面用油煎了很好吃，大少爷要是不嫌弃就送给你吧。

说完，把纸包递给范新传。

见姑娘那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，范新传一时还反应不过来，只好木木地说，可我不认识你呀？

姑娘的脸微微红了一下，却并不介意地说，嗯，嗯，我前几天见过你的……这不就认识了吗？说完转身就跑，跑到拐弯处，回头看了看，见范新传手拿纸包，还站在那里发呆，姑娘脸更红了，偷偷笑了一下。

二

在青石桥街和钱家寨之间有一条浅浅的小河沟，发源于镇西的山林间。水流虽不大，但因为长年不断，在一处地势低洼的地方就聚成了一个深水潭。水潭旁边有一座窄窄的石拱桥，像弓一样横卧水面，桥身用青石条砌成，石条上长满了青苔。桥南头有一片柳树，粗壮的树干上顶着一头秀发；离柳树不远的地方是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，那就是钱瑞莲的家。

初夏一个黄昏，夕阳在桥身上涂满金黄色的柔和的光亮，空气中弥漫着野蒿子的微苦味道。那高高低低的树木，斑驳树影中的房子，房前环绕的篱笆墙，篱笆墙上缠绕的丝瓜秧，丝瓜秧下卧着的虎视眈眈的看家狗，都被绚丽的晚霞笼罩在一片柔柔的嫣红之中。

钱瑞莲躲在柳树后面，紧张地注视着南边。

她手里拿着一个纸包，里面包着一把香椿叶，还有一方小小的手帕。原来，范新传这段时间常到镇南舅舅家去，必然要从桥上经过。钱瑞莲听说这个消息后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。

范新传和大弟弟范新家终于走过来了，钱瑞莲赶紧从树后转出来，在范家兄弟俩走到柳树旁的时候，迎面站在他们面前。钱瑞莲身穿藏青色

粗布衣裤，虽然质地粗糙，却掩盖不住她姣好的容颜和出众的身材。

范新传吃惊地说，啊，是你？

钱瑞莲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，问：

大少爷，二少爷，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？

范新传回答，我们刚从舅舅家回来。你这是干啥？

钱瑞莲抬起头，大胆地看着范新传，说，等你呀。这是香椿树叶，给你。说完，把纸包塞到范新传手里。

有了这两次，即便是傻瓜，也能明白姑娘的良苦用心。虽说送的都不是啥值钱东西，但一个姑娘家的，能有这份心意已难能可贵了。

范新家见状，冲哥哥诡秘地笑笑，一个人先上桥了。范新传看着钱瑞莲，摇摇头，苦笑了一下。这些日子里，家人接待了好几拨媒婆，伯伯对一个乡下小财主的女儿很满意，范新传心想，既然伯伯看好了，也许那就是他的第二个媳妇吧。

低头拆开纸包，一方手帕掉落地上，范新传俯身捡起来，只见上面绣着一对鸳鸯，细密的针脚里隐含着细密的女儿心。他心里的一根弦动了。一下。

钱瑞莲转身往回跑，没想到脚底一滑，哎哟一声，一下摔倒在地。范新传赶紧走过来，见她柳眉紧锁，娇声呻吟，急忙问：哎呀，看你这么不小心，伤到哪儿了？

钱瑞莲捂住胸脯，说，这儿，好疼。

范新传问，那该咋办？你没事儿吧？

钱瑞莲边呻吟边说，哎哟，好疼，你帮我揉揉吧。

范新传却没有动静，那地方哪是男人随便碰的？冷不丁地，钱瑞莲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按在自己越来越丰满的胸脯上，说，你就帮我揉揉么，人家疼死了。说完，一双春波荡漾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。

手放在一处富有弹性的部位，范新传心乱如麻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钱瑞莲忽然侧身过来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然后是一脸红红的笑意，就像落日的余晖一样，笼罩在范新传的脸上。

桥上有人下来了，范新传急忙扶起钱瑞莲，然后转身离开，很快就消失在桥的北头。钱瑞莲目送他离开，一阵惆怅悄然爬上心头。四下看了看，当她意识到范新传带走了香椿叶和手帕的时候，心里又感到稍稍的安慰。

再次遇到钱瑞莲仍然是一个傍晚时分。

这次范新传在舅舅家耽搁时间长了了一些，待他急急走到柳树旁的时候，一弯嫩黄的新月已悬在天际。他忽然想起一句古诗：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心里似乎有一种渴望。



钱瑞莲倚着河边的柳树，静静地看着范新传。

范新传先打破沉默，你还在这里？

钱瑞莲用略带娇羞的语气说，等你呀。

范新传问，你这是为啥呀？

钱瑞莲摆弄着衣角，反问，你还不明白吗？

范新传想了想，说，唉，多谢姑娘的一片心意。可是，这种事儿我们都做不了主。

范新传转身要走，钱瑞莲突然叫一声，范大哥！

范新传停住了脚步。显然，这一声“大哥”在他的意料之外，就像春风拂过柳枝一样荡起层层绿波。他侧身看过去，那个娇美的身影在月光下微微颤动，眼中似乎有晶莹的泪光。

范新传想说话，可嘴唇动了动，还是没有说出来，然后叹息一声，转身就上桥了，刚走两步，忽听后面一阵抽泣，接着就是扑通一声，好像有人掉进旁边的水潭里了。

范新传急忙转身奔向河沟边，就见钱瑞莲在水里挣扎。他跳下水，一把抓过钱瑞莲，钱瑞莲顺势抱住范新传，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前。岸边是密密的野草，最高处有半人深。范新传把钱瑞莲抱上来，她仍死死地搂住范新传，仿佛他要逃跑似的。

范新传说，好了，没事儿了，你下来吧。

钱瑞莲没有说话，却把范新传搂得更紧了，头发和脸颊紧紧贴在他的脖子上。自从老婆去世后，范新传很久没和女人挨得这么紧，钱瑞莲的头发蹭得他脖子痒酥酥的，呼出的气息直往他脖子里灌，还有少女特有的淡淡的体香不住地往他鼻子里钻。

范新传感到一种异样的东西在体内乱踢乱撞。

钱瑞莲调整了一下姿势，把丰满的胸部紧紧压在范新传的胸口上，她感觉到范新传的心开始加速跳动起来，于是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胸脯上，进而又把他的手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面。过了一会儿，范新传抱着钱瑞莲坐到草地上，钱瑞莲仰面躺在他的腿上。

范新传终于忍耐不住了，他把钱瑞莲抱到草丛深处，开始抚摸她的双乳，随后手往下移，触摸到了神秘地带；很快，身上的男人开始脱她的衣服，她浑身软绵，任他摆布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沉重的身子压了上来，一个坚硬的东西钻进体内，她疼得不住扭动身体。可渐渐地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向她袭来，她忍不住低声呻吟起来，让朦胧的夜变得神秘而亢奋……

月上中天的时候，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

第二天晚上，两人再度云雨。

一连十来天，范新传都沉浸在温柔乡里，被钱瑞莲用少女的柔情和娇

嫩的肉体伺候得飘飘欲仙。范新传对钱瑞莲的好感与日俱增，于是开始考虑填房的事儿。

可是，当范新传向父母提及钱瑞莲的时候，父母却坚决反对，他们已为大儿子选定了一个小财主家的姑娘。钱瑞莲家境贫寒，根本不在范家考虑之内。再说了，钱瑞莲在她那开明的伯伯的支持下，保住了一双大脚，这在当时的农村是要遭人耻笑的，范新传的妈妈首当其冲反对的也是这一点。

当范新传把这个消息告诉钱瑞莲的时候，她正在草丛中双手捧腹哇哇呕吐。听了范新传的话，她许久才冒出一句：我已经怀上了你的种，你看着办吧。范新传无言地离开，好几天都没有在柳树旁出现。钱瑞莲到底忍不住了，天天到小桥边盼望，却仍不见范新传的影子，而胃里的反应却日益加剧。

当钱瑞莲意识到范新传迫于父母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她的时候，两行热泪无声地淌过脸颊。静坐片刻，她起身来到河沟边，把脸上的泪痕洗净，然后径直走进青石桥镇团防局，找到她未出五福的堂哥钱三元。这钱三元时任团防局小队长。钱老掌柜在世的时候，待钱三元不薄，据说他到团防局还是钱老掌柜打的招呼。钱家遭难后，钱瑞莲就再也没见到这个堂哥了。

钱瑞莲羞答答地说出事情的经过，想请堂哥出面劝劝范家。钱三元沉吟半晌才说，妹子，你们也太不像话了，没结婚就这样，叫我这个当哥的咋说你才好？

钱瑞莲低头不语，这时候沉默是最好的办法。

想了一会儿，钱三元说，这样吧，我去给范成奎说说，有没有用还难说。可我到范家去，总不能空手吧？

钱瑞莲明白这是在提条件，就问，三哥你直说吧，需要多少？

钱三元挠挠头皮，钱瑞莲继父家穷得叮当响，敲他们一笔钱比挖他们的肉还难，但她家有两头猪，一头母猪一头小猪，这也是农家值钱的家当了，为啥不打猪的主意？于是就说，妹子，我也晓得你家底薄，这样吧，就把你家那头小猪赶来，我对范家也有个交代。

钱瑞莲爽快地说，三哥，没问题，我就回去准备。

回到家里，钱瑞莲悄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，妈妈气极而泣，甩手就掴她两个耳光，骂道，你一个大姑娘家，咋跟结过婚的男人在一起？没结婚就怀了孩子，还有脸回来？

钱瑞莲一动不动地垂手而立，听任妈妈的打骂。等妈妈骂够了打累了，她才说，妈，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跟范新传是自愿的，他也喜欢我，只是他父母又给他定了一门亲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再说了，我已怀上了他的



种，只能嫁给他了。

妈妈冷静下来。是啊，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，得想个妥善的办法才行。她需要了解女儿的真实想法，她需要捋清思路，于是就问，你不是喜欢邻村那个叫刘志强的小伙子么？听说他跟他伯伯一起常年为曲家看管桃园，懂得一些种植技术，人才也不错，你咋说变就变了？

钱瑞莲一边梳头一边说，唉，咋说呢？刘志强是个不错的人，可他家实在太穷，要是嫁给他了，不晓得啥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妈，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过苦日子？我们这几年的苦日子还没过够吗？

女儿的话勾起了妈妈对往事的回忆。当年的钱家是够富裕的，自己的丈夫是够风光的。可是，这一切在某个夜晚全然改变，富贵、权势、家产、房子，转眼间烟消云散。再想想这几年在钱家寨的生活，虽然清贫，却没有担惊受怕；日子虽说比较艰难，但不至于带来灾祸，反倒是平平安安的。看来，富人有富人的烦恼，穷人也有穷人的乐趣，于是就说：

我说瑞莲呀，比起村里的一些人家，我们的日子也苦不到哪儿去。穷一点儿有啥关系？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。你也听过天仙配的故事，你说那个董永啥也没有，人家七仙女也不嫌弃，只要两人有感情，苦日子也是甜的。

钱瑞莲不同意妈妈的看法，她必须说服妈妈，想了想说：

妈，你咋也信这一套？啥天仙配呀，那都是骗人的。那是娶不到媳妇的穷人瞎编出来寻开心安慰自己的，其实他们心里都有一种不花钱就能娶到漂亮媳妇的想法，我看这简直就是对七仙女的作践。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，人家姑娘会嫁给你？打死我都不相信！

钱瑞莲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个古老的传说。妈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反驳的理由，只好问，那，你下一步打算咋办？

妈妈似乎有松口的迹象，钱瑞莲心里一阵高兴，急忙回答，我去找了钱三元，他答应帮我。

钱三元？那可是个雁过拔毛的人，他肯帮你？

钱瑞莲就把钱三元提出的条件说给妈妈听，妈妈听完就跳起来，叫道，我看你真是疯了，那两头猪是全家一年的指望，你莫想打猪的主意。

钱瑞莲恳求道，妈，就算我借家里的，将来一定会还。

说的好听，你拿啥还？妈妈没好气地说。

是啊，钱瑞莲如今身无分文，拿啥还呢？她看着妈妈的眼睛，忽然想起了妈妈那天路过青石桥街时在范家大院门口的眼神，于是灵机一动，问，妈，你还记得我们家的老房子吗？

妈妈愣了一下。记得，咋啦？你这会儿提这事儿干啥？

钱瑞莲就说，妈，范家是大户人家，他们住的房子就是我们原来的房



子。我晓得你做梦都想回去住,只要我嫁过去了,你就能名正言顺地过去住;我将来日子好过了,还能亏待你?

这句话让妈妈猛然醒悟过来,想了好一会儿,终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说,瑞莲,家里人把猪当成了宝贝,妈也不好开这个口,你就不要打这个主意了。这样吧,妈手里还有一个玉镯子,值两头猪的价钱,你把它送给钱三元吧。

钱瑞莲一把抱住妈妈,在她脸上亲了一口。

收到玉镯后,钱三元很快就兑现了承诺。他带着两个手下来到范家,见范成奎正在给乌龟喂食,钱三元伸手摸了一下乌龟的头,那乌龟侧身看了看,然后点点头。

钱三元说,范掌柜,你这乌龟跟我四爷钱老掌柜原来的那只差不多哩,看来这房子风水真好,连乌龟都出了两只。

范成奎怕钱三元看出破绽,急忙把乌龟放到水池里,满脸堆笑地说,哪里哪里,钱队长,我这只是从河里抓到的,可比不上你四爷家的那只,那可真真是个宝物。唉,也不晓得那只乌龟跑到哪里去了?

钱三元没心思探讨这个话题,于是并不接话,几个人就到堂屋里喝茶。范成奎问,钱队长,今天光临寒舍有啥吩咐?钱三元说明了来意。范成奎面有难色地说,可是,我家新传已经有对象了呀?钱三元很干脆地说,那好办,退掉不就行了?

范成奎站起来说,你说的倒简单,彩礼都送了,八字也讨了,马上就要看期了,哪能说退就退?做人要讲信用,说话要算数。再说了,如今虽说民国了,但儿女的婚姻大事还得由父母做主,哪有自作主张的?说出去也不好听。

钱三元抓住范成奎话里的漏洞,反唇相讥:说的好,说话就要算数,做人更应该讲信用。你家儿子把人家姑娘肚子都搞大了,你们咋不认账?叫人家姑娘今后咋做人?你儿子自己干的事儿自己担待,这才叫男人。

范成奎噤着嘴说,那是新传狗子的不懂事儿,我们对不住瑞莲姑娘,我在这里替新传给瑞莲赔个不是。你要是觉得还不够,那你替她提个条件吧,我们愿意做些补偿。

钱三元加重了语气:补偿个尿!人家姑娘的名声,你多少钱补偿得回来?还说你家新传不懂事,我看现在是你不懂事儿。这样吧,我也少废话,瑞莲你们要也得要,不要也得要!

范成奎不满地问,为啥儿?

钱三元用不容置辩的语气说,你们要是赖账,我就把范新传抓起来送到县监狱,理由是他强奸民女。

范成奎闷着头吧嗒吧嗒地抽水烟,汗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。



秋天，一顶花轿把钱瑞莲抬到范家。

那天的场面很热闹，范新传穿一身黑色长袍马褂，头戴瓜皮礼帽，衣冠整齐，披红挂彩，骑着一头高头大马；身后是一顶四抬花轿，一路上鼓乐齐鸣，鞭炮不断。钱家寨所有的人都出来看热闹，讨到几颗花生吃的高兴得眉飞色舞，好像是自己的亲人办喜事儿；没讨到的也不生气，照样兴高采烈。

一个村民说，听说瑞莲姑娘嫁了一个有钱的人家？另一个说，是呀，就是街上的范家，家里有好大一座房子。啧啧，瞧人家多有福气，我家要有这么俊的闺女就好了。一个村民又说，听说是去填房，瑞莲可是个大姑娘啊。另一个就说，填房又咋啦？只要家宽屋宽，管他呢。然后又说，嗨，其实那座房子原来就是钱家的，只是后来卖给范家了。这几年钱家不走运，要不然人家瑞莲也不至于去填房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瑞莲又住进自家原来的房子里了，真是命啊！

听到村民们的议论，钱瑞莲的心里就像五味瓶打翻了一样，交替泛起各种各样的滋味儿。

迎亲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，从钱家寨出来后，走过小桥，一路向北，然后沿着汉江绕青石桥镇转了半个圈儿，这才来到青石桥街，从槐树巨大的伞盖下走过，在范家大门楼前落轿；范家人立即点燃鞭炮，在鞭炮的轰鸣声中，钱瑞莲被扶下轿，回龙观道士刘宝贵对着她说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话，然后被牵亲娘子引到范家堂屋，举行拜堂仪式。

拜完堂，钱瑞莲就被送到新房去了。接下来，就是闹房游戏。过去，襄阳那地方闹房闹得很凶，有句话叫“结婚三日无大小”，意思是大人小孩长辈晚辈都可以在新娘子身上摸上一把，新郎不得有任何意见，否则就要被众人耻笑。

钱瑞莲同样不能回避。当一群人涌进来的时候，她本能地用双手护住了胸前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小的身子从人缝里钻了出来，径直跑到钱瑞莲跟前，一把将她拉住，嘴里叫道：大嫂，我跟姐姐来陪你。

听说范新传有个小妹妹叫范燕如，今年九岁，想必这个就是了。她拉着姐姐燕琳站在钱瑞莲跟前，用瘦小的身体“保护”大嫂，任凭谁叫都不离开，众人见无机可趁，只好作罢。

范燕如说，大嫂，他们都走了。

钱瑞莲拉住范燕如的手，说，好妹妹，大嫂谢谢你们了。

范燕如望着钱瑞莲头上的盖头，说，大嫂，听说你长得好漂亮，我能看看你吗？说完伸手就要去掀盖头。

钱瑞莲急忙用手挡住：好妹妹，现在不行，要等你大哥来揭开。

站在一旁的范燕琳也说,燕如,不能揭,不然会不吉利的。

范燕如只好收回手,歪着脑袋说,那,我替大哥揭开不行吗?

钱瑞莲噗嗤笑了,说,不行,必须大哥来揭。

范燕如想了想,踮起脚尖,在钱瑞莲耳边悄悄地说,大嫂,你掀开一下,我只看一眼,然后再盖上。我不给别人讲,还不行吗?

钱瑞莲心想这个小姑子还真有意思,于是就依了她,将盖头掀开了一半,露出了那张花儿一样的脸。范燕如看了看,拍着手说,噢,看见了,大嫂真的很漂亮!

钱瑞莲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子。

范家办喜事的时候,给所有的街坊邻居都送了帖子,因当地规矩是“宁少一庄,不少一家”,不管关系如何都要这样。青石桥街上的人家大都有所表示,可曲家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这让范成奎很没面子。

在青石桥镇上,曲家当然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,范家只能算后起之秀。但是,范成奎以拥有青石桥镇上最好的宅院为荣,早已把自己归入小镇的上流社会。曲家一点儿表示都没有,显然是没把他范成奎放在眼里,他咬着牙对亲友说,哼,曲荣进不要不识抬举!

从伙计嘴巴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有“小镇画家”之称的曲荣进正在书房里挥毫作画,一枝上好的狼毫笔被折成两半。他气呼呼地说,这个范成奎,越来越不像话,应该教训一下他了。

曲荣进是一个善于记仇的人,当年没有争到那座房子,这口气他一直憋在心里。这些年来,他苦心经营,事业颇为顺利,成为青石桥镇上的首富,与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他觉得自己的实力越来越雄厚了,很多事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。

如今,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。曲荣进看着旁边的大儿子,很久才冒出一句:德全你记住,范成奎要为他当年的愚蠢付出代价。哼,老子得不到那房子,你也别想住得安生!

也许,范家的日子暂时处于安生状态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北风渐紧的时候,钱瑞莲已挺起了大肚子。这时候,范家木匠铺的生意不错,田地也都租出去了,粮食下来时自有人送来。范新传头脑灵活,把伯伯的木匠手艺毫无保留地学了下来,与伯伯一起撑起了范记木匠铺。闲暇时,他经常倒腾一些本地特产到汉口去,从中赚了不少钱。总之,范家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

没事的时候,范成奎就摆弄他的宝贝乌龟。寒冬时节,乌龟躲到照壁后面水池的角落里睡觉,他就放一些稻草在里面给乌龟取暖。范燕如也



把那乌龟当成了心肝宝贝，一有时间就拽着钱瑞莲去找乌龟玩。

一天下午，范燕如在水池的角落里抓起乌龟，把它放在地板上，可那小东西却是一动不动。范燕如问大嫂咋办，钱瑞莲用手指关节敲了敲乌龟的背，还是没有反应，就用脚踢了一下。

范成奎恰好回来看见了这一幕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大声对钱瑞莲吼道，你咋能踢它呢？真是不懂事！说完从地上捡起乌龟，放在怀里揣着。

钱瑞莲见老公公发脾气了，急忙红着脸回到房间。晚饭的时候，她开始发烧，浑身热滚滚的。丈夫给她喂水，她眼睛时不时睁开一下，嘴里不住地说龟，龟，龟，不晓得是说“龟”还是说“鬼”，范新传有些害怕了，急忙叫来伯伯。

范成奎阴着脸一言不发，站了片刻转身出去。不一会儿，回龙观新任主事刘宝贵来了。他手里拿着画符，跟在范成奎后面直奔钱瑞莲的房间，把画符在她身上贴了三次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钱瑞莲渐渐平静下来。

刘宝贵长出了一口气，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几粒药丸递给范成奎，说，冲撞了乌龟，神灵发怒了。不过我用了法术，没问题了。先把这几颗药喝下去，明天就好了。

范成奎毕恭毕敬地把刘宝贵请进堂屋，让座端茶，转身拿出一块大洋塞进他的口袋里，刘宝贵也不推让，两人随后就闲聊起来。刘宝贵四下看了看，说，范掌柜，刚才我进你这大院的时候，忽然间感到一阵阴气，这可不是好事儿呀。

范成奎愣了一下，说，宝贵道长，这话咋讲？当初我舅舅在世的时候，说是“房不离龟，龟不离房”，这乌龟一直养在我家，哪里来的阴气？

刘宝贵笑了笑，范掌柜，你跟我到天井里去一下。

走到走廊中间，刘宝贵指着照壁问：

范掌柜，你晓得这是干啥用的吗？

范成奎回答，不是为了好看么？

刘宝贵摇摇头，说，这里面大有学问哩，今天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，我就详细给你解释一下。风水上有个“玄关”的说法，就是房子的外门，也就是你家那个大门，是进出房屋的必经之地，可以说是房子的咽喉地带，因此它的布置好坏会直接影响住宅的风水。

刘宝贵接着说，我们一般盖房子都是大门正对着堂屋门。风水上讲究“喜回旋忌直冲”，如果没有遮掩，进门就把堂屋和后窗一眼望穿，形成“前通后通，人财两空”的格局，从大门流入的旺气和财气会很快从窗口流走，家中的人和钱财难以积聚，这对家道十分不利。补救的办法就是在大门和堂屋门之间砌一道墙，这道墙就叫做照壁，这样就使从大门入宅的旺